**承先世之风，筑文明之邦**

高三（2）班 邱俊轩

“其为人也善焉，其待物也诚焉。”承载着美好价值追求的家风家训自先秦的《礼记》顺流而下，流入华夏文脉积淀成韵。但在传统家庭结构和价值体系逐渐解体的今天，家风家训也日益势微。在传统迈入现代的断层里，唯有重拾散落的家风遗珍，方可筑牢文明社会之基。

个体的成长仰赖于家风的道德教化，家族的发展也离不开家训之价值引领。自幼师从于严父的傅聪，在艺术之风的熏陶下终成一方钢琴大师。点滴在父母言行中的文化丰盈了个体的精神世界，实现了学识之启蒙。但家风之教化绝不限于“开智”之功，更在于德行之引。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”以德行为首的武侯之教诲彰显着传统家教中的道德推崇。可在重智轻德的当代家庭教育下，以德为先的家风根本也一同湮没在迈入现代的断层里。因此，重拾家训就意味着首倡家风之德，着眼于个体的人格需要，放眼家族之精神导向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回归与重构。

而当个体从家庭走向社会，家风也跳脱出家庭的局限，融于更广阔的社会舞台，凝家国于一体，助民族之进步。孝老爱亲，尽善尽美，诚以待人……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恰是来自于普遍联系的家庭单位，凝结成广泛的文化共识，进而化为牢固的精神纽带。而在凝聚社会的基础上，家风之传承不仅展现着代际之延续，更接力着民族之振兴，绘就了社会实践的繁荣景观。林觉民《与妻书》里“为天下人谋永福”的慷慨陈说，陈祥榕姐姐续写“清澈的爱”的真挚故事，无不展现了家风和国风的膺续；启蒙国人的陈独秀与喋血龙华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，又何尝不代表了万千家庭续爱国之风、筑当今中国的世代接力？

但不断延展之家风和世代相承之国风也绝非凭空产生，而是脱胎于一个家族民族久经沉淀的实践。上溯千年前的光阴，我们的祖辈在灾难之际的抉择，在家国之隙的担当，熔铸成家风之精神瑰宝，而后述而为文，方成家训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家风已不仅流于书信训言中，先世之行恰是最生动的家风教育。殉身农民运动的澎湃虽无只言留于其子，但其赤诚的革命热情已化为舍生报国之风，激励彭士禄走向中国核潜艇事业。在切实的实践中，家风的传承远离了宏大和虚幻，走向了当下和未来，更在社会实践的广延中走向了时代和民族。

家风之承，国风之继，在共同筑梦华夏的时代浪潮里。重拾家风，不仅意味着社会道德观之重塑，更需要让跨越千年的先世遗风在实践中走向当下，走向社会。惟其如此，才能让文明之邦历久弥坚，先世之行历久弥新。